漢晉春秋輯本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晉春秋輯本

輯 球 陽

本館據史學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漢晉春秋輯本

清　黟縣　袁　球　輯

習鑿齒漢晉春秋卷一

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論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弥病皆乙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貞絕請爲孔氏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跱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蝮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摛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州樹羣材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克伐違貳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幷強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下一有累世二字）之交爭廓（一作開）九域之蒙晦定（定上一有大字）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

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衆（一作人）哉。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常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于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于懷王。劉氏乘斃于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攷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二句係世說注補。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世。古以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定。彼必自係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服。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

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闇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于三代豈比俛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正卽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于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封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于所職聿來胥以翦商異于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宏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于有周而彼道異于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于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于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于是止矣本傳世說注三

臨終上前論疏

臣每謂皇哲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常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攷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本傳

別周魯通諸葛論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于總角定大好于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眞所以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于孫氏于漢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于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卷二

明帝

明帝勤於吏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鞭殺尚書郎。御覽六百四十九。

鍾離意相魯。按永平三年。鍾離意出爲魯相。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于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壁有七。張伯盜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壁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壁懷中。魯咸以爲神。續漢志注補二十。

【永平十五年。祠仲尼。】帝時升廟。立羣臣中庭北面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後漢帝紀注。

章帝

【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于闕里。】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祠禮畢。命儒者論難。續漢志注補八。

質帝

質帝年幼小。聞梁冀專權于天下。每朝出。輒目之曰。此跋扈將軍。冀聞而大懼。遂陰行鴆毒。始病。呼太尉

李固入。固前問病。帝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不可。語未絕而崩。御覽九十二。

桓帝

【延熹元年】梁皇后崩。桓帝獨呼小黃門唐衡至北戶。如廁。問左右。梁冀不相得者爲誰。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雒陽獄。于是帝與入室定謀。超臂出血以爲盟。乃誅梁冀。御覽四百八十。

【延熹七年南巡狩】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二。

獻帝

【初平二年。公孫瓚以劉玄德領平原相】初先主雞上有桑如車蓋。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三國志三十二注。

【建安元年。遷都許】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衞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入廟。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洽背。自後不敢復朝請。御覽九十二。

天子都許。劉表雖貢獻。而與袁紹相結。郭羲諫。表答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義也。治

中獨何怪乎。三國志注六。

孫策之始得王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三國志十三注。

【公孫瓚頻爲紹所敗。乃築京以自固。】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婚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于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大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隕于鋒刃之端。斯言猶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律。匿怨害民。騁于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蚌賊。以焚熸滑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臍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之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

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慾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于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長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士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穢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與州壤。禍發蕭墻。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三國志注八

【建安四年】紹攻瓚于易京瓚自殺】閻靖曰吾聞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于許。同上。

【建安五年】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當先圍取之攸怒。三國志注一

【紹攻操於官渡】張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同上。

【建安七年袁紹薨】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衞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衞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於惡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

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衞旌麾。戰爲膺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剪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幷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惜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寇。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敗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司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貽以緩追之患。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於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

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懸。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三國志注六。

【建安十二年操破烏桓於柳城】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三國志注六。又三十二。

【先主見諸葛亮於隆中】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三國志注。三十五。

【建安十三年操征劉表。表卒子琮迎降】魏武平荊州。分南郡枝江以西爲臨江郡。宋州郡志三。引習鑿齒曰。

【先主走。將保江陵。操追之】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豫州已走。必憑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則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三國志注六。

先主敗。常陽因人多歸之。擁衆不進也。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綱目十三。三國志注三

【時操已定荆州】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三國志注三十一

習鑿齒曰。昔齊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同上

【建安十四年權表備荆州牧】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二字一作操。威力實重。初臨一作併。荆州。恩信未洽。一作著。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卽從之。三國志注五十四。御覽四百六十引此作呂範勸孫權曰。將軍云云恐誤

建安十五年。劉備改分南郡爲宜都。宋州郡志三。引習鑿齒曰。

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作樂。龐統以爲非仁者之兵。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杖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主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

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三國志注三十七。

【建安十九年玄德破劉璋。】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三國志注三十四。

【法正勸先主納劉焉子瑁妻吳氏。】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偪。而引前失以爲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同上。

建安二十年。張魯降操。

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爲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燋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三國志注八。

先主

章武元年。羣欲推先主。卽皇帝位。費詩上疏忤旨。左遷。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必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比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詩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三國志注四十一

後主

先主卒劉禪卽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　習鑿齒曰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東遷也宋志一十一

【建興三年】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之閒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三國注志三十五

建興六年街亭之敗上依書鈔補馬謖下獄物故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

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爲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才。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太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三國志注三十九。

或勸亮更增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一作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一作利）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攻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兵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伐。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部曲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慮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躬鞠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三國志注三十五

【曹休與吳戰敗。賈逵救之。乃振。初逵與休不善。休猶欲以後期罪之。】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是爲說。減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

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三國志注十五

【建興七年】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覺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比。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衞尉陳震。慶權正號。三國志注三十五

【建興九年二月伐魏】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若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都督張郃、費耀、戴陵、郭淮等。宣王使耀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

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耀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敏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兵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畏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一作國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衣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三國志注三十五御覽二百九十一建興九年多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三國志注三十三

【建興十一年吳拜公孫淵爲燕王張昭諫不從因不朝後屢謝昭不起乃燒門以恐之昭更閉戶】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三國志注五十二

【建興十二年二月伐魏】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卒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

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三國志注三十五

秋八月。亮卒於郭氏塢。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向宣王者。宣王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三國志注三十五

【魏延作亂。楊儀擊斬之。】初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憮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方今掃除強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三國志注三十九

按此係引襄陽記。因下云。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故節其首尾。并所教情事。夾寫而姑用辭以存概梗

【初廖立以怨謗廢。及亮薨。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又李平前以罪廢。冀復收己。聞之亦發病卒。】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

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綱目十五。三國志注四十。

【建興十三年。魏青龍三年。郭后崩。】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嘗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讎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敕殯者使如甄后故事。三國志注五。御覽四百九十二。

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上亦見初學記八。涌作滿。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微如玉焉。三國志注三。類聚九十八。

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建興十五年。魏景初元年。】魏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三國志注三。水經注四。引作或言金狄泣。故留之。

高堂隆卒。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

傾其高堂隆之謂也。三國志注二十五

【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旁郡驅民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三國志注八

帝問將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以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三國志注十四

【秋有彗星見張宿】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三國志注三

十二月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

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閒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敕潘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閹寺寢疾數日內外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涕泣固諫帝使肇敕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

三國志注三

【延熙四年魏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荊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

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三國志注四十七

【延熙七年魏正始五年曹爽至長安與夏侯玄入漢中】司馬宣王與曹爽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平路二字疑衍止作與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三國志注九

玄名知人陳騫兄丕有名於世與夏侯玄親交玄拜其母騫時爲中領軍聞玄會於其家悅而歸既入戶玄曰相與未至於此騫當戶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趨而出意氣自若玄大以此知之御覽四百九十八

【延熙九年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是年吳將朱然入祖中斬獲數千祖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云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賢大才不出其地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嘗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飢

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強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卻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強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非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三國志注四

【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曹芳謁曹叡墓於大石山曹爽兄弟皆從於是司馬懿閉四城遂與太尉蔣濟俱屯洛水南浮橋奏罷爽兄弟爽得奏不知所爲芳還宿伊水南發屯田數千人樹鹿角爲營。御覽三百三十七

【懿收爽等誅之】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何如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三國志注九

【延熙十二年姜維出西平不克每欲大舉】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三國志注

【延熙十四年】懿殺王淩及曹彪。【初淩愚謀。以帝幼制於強臣。不堪爲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與曹氏。淩使人告其子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聲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三國志注二十八。】

【延熙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建興元年。吳修東興隄。【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率軍吏。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三國志注四。】

【師使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攻東興。恪救東興。使丁奉等爲前部。奉遂據徐塘。破遵。大獲而歸。】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爲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幷州。幷力討恪。今作陳泰求救幷州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元

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三國志注四。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則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繆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三國志注四。綱目十五。

【延熙十六年春】諸葛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三國志注六十四。

【吳諸葛恪圍新城】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帥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幷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邱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三國志注四。

延熙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毋丘儉反傳檄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檄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檄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三國志注二十一

【儉敗被誅】習鑿齒曰毋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可謂能不愧也三國志注二十八

【延熙二十年魏甘露二年諸葛誕起兵】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幷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說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三國志注二十八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昭拔壽春殺誕】文欽教誕決圍出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不克而還三國志注二十八

【三叛既平。聽收葬欽。】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幷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鶩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三國志注二十八。

【八月。髦養老於太學。】帝乞言於王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三國志注四。

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桓彝弗肯署名。綝殺之。彝魏尚書令陪之弟。三國志注六十四。

【景耀二年。魏甘露四年正月。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乃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三國志注四。

【景耀三年。魏景元元年。昭弒其主髦。及王經。】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衞。無復鎧甲。諸門戍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衞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

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耶。（恨一作懼）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髦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揮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犯蹕。（四字依史通補）前刺髦。刃出於背。文王聞之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三國志注四。世說注三。）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弒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世說注三。）

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瀼澗之濱。下車數乘。不沒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三國志注四。）

【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王經諫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衞空闕。寸刃無有。（一作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髦不聽。後殺經幷及其母。經被收將死。垂泣謝母。母顏

色不變笑而謂（一作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止上一有不字）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幷命何恨之有哉（世說注六三國志注四又九）

孫休時祥翊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三國志注五十三）

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三國志注四十五）

【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魏入寇關口】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三國志注四十四）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三國志注三十三御覽

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意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三國志注二十八

【甲申魏咸熙元年以檻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搆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一作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一於在漢上擾攘以一作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一作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盡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三國志注四十四類聚二十五

【初鍾毓密啓會不可專任】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及宗矣三國志注二十八

【衞瓘遣田續襲鄧艾殺之】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三國志注二十八

向雄字茂伯。河內人。句亦見世說注三。爲鎭西將軍。功曹鍾會旣誅雄。收而葬之。文王聞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儻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二句一作爲仁賢之資不亦惜乎。三國志注二十八。御覽四百二十。書鈔。王悅。與宴談而遣之。

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裴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知禮而遣。可謂明達也。三國志注二十八。

三月。晉公旣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三國志注四。御覽五百四十二。

【禪舉家遷洛陽。霍弋降。】初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旣定。不聽。及成都不守。素服號哭。

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建寧）等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文王善之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三國志注四十一

【封禪爲安樂公】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幷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西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三國志注三十四御覽五百六十八

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三國志注三十四

【吳孫皓立】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涂純德既毀勤民之命以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

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今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焯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攷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卽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偸安。隕德履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三國志注四十八。

習鑿齒漢晉春秋卷三

武帝

乙酉泰始元年

【泰始二年八月詔崇陽陵詔以衰絰行不果】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爲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爲何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守先生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漢文以來世乃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爲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

君子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之爲重豈不蔽惑哉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恆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猶之未遠其傅玄之謂也（御覽五百四十七宋書禮志）

【十二月吳討山賊施但還都建業】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相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爲徙士得計也使數百人鼓操入

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三國志注四十八。

【泰始七年吳復取交趾】初霍弋使一作遣。楊稷、毛炅等戍一作屯。交趾。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及吳陶璜闇之。稷等曰。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炅糧盡救　五字白帖一作八闕字一作稷等期訖糧盡救兵八字。不至。乃納之。白帖作乃受降。下有與荀吳事正類也七字。三國志注四十八。白帖。

【泰始八年吳陸抗拔西陵羊祜救不及】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於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爲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渝。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踰長江以爭

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綱以羅強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己之善而己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鄰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奪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三國志注五十八

【泰始九年理鄧艾以其孫朗爲郎中】時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三國志注三十五

秦始十年以稽紹爲祕書丞。

王毅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毅以父儀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三國志注十一

【咸寧四年羊祜卒】初羊祜攻江陵。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即謂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不相貴重。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世說注四。

【咸寧五年吳天紀三年夏郭馬反】先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大亡也。三國志注四十八

【太康六年劉毅卒。毅嘗上疏論宜罷中正。除九品。未能改。】初陳羣爲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攷之簿世。然後授任。初學記十一

太康八年太廟殿陷。改營之。武帝改營太廟南。致荊山之木。西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填以丹青。綴以珠玉。以麗之也。御覽五百三十一

惠帝

元康七年以王戎爲司徒。是時王夷甫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

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文選王文憲集序注。

【永寧元年齊王冏輔政】齊王冏之方鎮也。占經引作齊王冏輔政太安元年與下至二年文不順。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仍詰之婦人曰。待我截齊罷便去耳言訖不見有識者聞而惡其言至二年卽太安元年。而冏被誅。御覽三百七十一。占經百十三。

懷帝

【永嘉五年瑯琊王睿擊華軼斬之】初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世說注四。

愍帝

建興三年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而敦潛畜異志矣。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爲揚州。潘滔初爲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世說注四。御覽三百八十八。

【建興三年】愍帝在長安爲劉粲所攻。糧盡。太倉有麴數十餅。屑之爲粥。以供奉帝。麴屑盡遂降。御覽八百五十三。

康帝

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建元元年庚翼移鎭襄陽。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淸定。然後議其所仕耳。其意氣

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於襄陽。世說注六。

杜延業晉春秋

武帝

泰始四年策免石苞官。通鑑攷異晉紀。

七年劉禪卒謚惠公。同上。

八年二月。武紀作七年二月。以賈充爲都秦涼二州事。同上。

八年敦煌太守尹據。武紀作壕。卒涼州刺史楊欣表敦煌令梁澄領太守。功曹宋質輒廢澄。表議郎令狐豐爲太守。武紀作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同上。

八年十月己巳賈充與朝士宴飲。庾純醉與充爭言。詔免純官。同上。

太康元年四月甲子王渾斬張悌。丙寅吳殺岑昏。與何楨書。庚午送降書。壬申王濬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陽。同上。

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書鈔三十八。

太康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通鑑攷異晉紀

七年十月本傳作六年正月劉毅致仕尋卒同上

惠帝

元康四年七月傅咸爲司隸五年五月始親職十月卒通鑑攷異晉紀本傳作四年卒

四年閏月武庫火同上

八年李特就穀入蜀同上

永康元年趙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建號太平元年同上五

二年春趙廞以李庠大逆不道斬之同上六

太安二年正月李特僭位改年建初同上七

七月顯穎起兵乃以乂爲太尉都督以討之同上

八月樂廣自裁同上

十月。穎殺陸機。又收機弟雲及孫承。晉書傳作拯。皆下獄。同上。

十二月。殺乂。同上。

永興元年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劉淵自稱漢王。同上。

二年六月。李雄卽帝位。同上八。

光熙元年十二月。東海王越殺顒。同上。

懷帝

永嘉元年。討陳敏。顧榮等應之。初敏弟處。知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敏臨死謂處曰。我負卿。同上。

王衍言於太傅越。以王澄爲荆州。敦爲揚州。據吳楚以爲形援。越從之。於是澄、敦同發。越餞之。同上。

二年張軌病。張越與其兄鎭及曹祇。張軌傳作曹祉。謀遣使詣長安。告而代之。同上。

張澹。張軌傳作楊澹。馳詣長安。上訴軌之被誣。同上。

成尙書令。載記作丞相。楊褒卒。同上八。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鮮于。載記作宣于。修之言於漢主云云。同上九。

四年。猗盧率萬餘家避難。自雲中入鴈門。從劉琨求地。琨徙五縣居之。同上。

五年正月上遣李初詔苟晞討越。同上。

猗盧遣其子利孫助劉琨戍新興。同上。

聰以帝爲平河公明年二月乃封帝會稽公。同上。

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加帝開府儀同三司會稽郡公引帝入醼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劉君聞君善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贈朕柘弓銀硾卿頗憶否帝曰安敢忘之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之甚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漢將興應乾受厤故爲陛下自相驅耳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甚有喜色。御覽五百八十八引晉春秋。

愍帝

愍帝名子業或作業。通鑑攷異晉紀九。

建興二年劉曜趙染復與段凱。類聚傳作殷凱。帥衆向長安。同上十一。

三年陶侃攻杜弢城潰弢投水死。同上。

四年漢免卜幹爲庶人太宰河間王士通。載記作太宰劉易。按河間疑卽易封土通卽其字也。等諫。同上。使宗敞。帝紀作宋敞。送降戝於曜。同上。

元帝

大興元年蒲洪降劉曜。同上十三。

大興三年劉宏以妖術惑衆張寔左右皆事之閻涉。晉書作沙。趙卬皆宏鄉人宏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謀殺寔奉宏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宏寔命史初收之未至涉等入殺寔宏見史初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爲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通鑑攷異晉紀十三。

明帝

太寧元年王敦移鎮姑蘇屯蕪。帝紀作於湖。同上十四。二年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今遣王導等進討有能斬送敦首封萬戶侯賞布萬匹。同上十五。敦疾篤王導爲敦發喪。同上。七月王含等水陸三萬。帝紀作五萬。奄至江寧南岸。同上。

錢鳳走。載淵弟良（敦傳作周光。）斬鳳。（同上。）

成帝

咸和三年庾亮、溫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兄（嶠傳作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同上十六。）

石勒卽帝位。改元太和。（同上。）

五年。趙以翟眞（當作翟斌。）爲句町王。（同上。）

七年。陶侃遣使聘後趙。趙王勒饗之。（同上十七。）

九年。陶侃卒。侃嘗夢化鶴。背上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間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髂。左脇猶痛。及都督八州。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困學紀聞十三云。折翼化鶴之事。王隱與杜延業共爲之。卽晉春秋有此段。可知今從晉書錄出。以存梗概。）

石虎卽位。改元永熙。（通鑑考異。晉紀十七。）

咸康三年。石虎殺其太子邃。（同上。）

穆帝

永和三年。趙擊張重華。遂城上最。（通鑑考異。晉紀十九。張華傳作長最。）

五年石遵卽位。廢太后爲昭儀。同上二十。

六年閏正月。同上。

三月趙新興王祗卽皇帝位。同上。

哀帝

興寧元年閏月張天錫弒玄靚而自立。同上二十三。

帝奕海西公。

太和四年燕建熙十年八月秦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同上。

五年燕太傅評將精兵三十萬載記作四十萬以拒秦。同上二十四。

孝武帝

太元四年秦苻堅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歎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蓋刺其蹇也。初鑿齒嘗造道安。譚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咸以爲清對。廣記二百四十六。

安帝

隆安五年。涼呂隆、遣使請降於秦。通鑑考異。晉紀三十四。

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卒。同上三十九。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漢晉春秋輯本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輯者　湯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國難後一律定價國幣八角

E八七〇